

● 十大非常事件历史丛书第一辑

十大 元首被刺案 恐怖事件



詹笕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定价：1.90元

十大非常事件历史丛书第一辑

**十大元首被刺案
十大恐怖事件**

詹 笕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简介

本丛书以古今中外社会生活为背景，客观、真实、生动地再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常事件，这些事件具有突发性、戏剧性、情节性的特点，使读者在惊心动魄中加深对大千世界的了解。

本年度出书篇目：

- | | | |
|-----|-------------------|------|
| 第一辑 | 十大元首被刺案
十大恐怖事件 | 〔已出〕 |
| 第二辑 | 十大劫机事件
十大空袭事件 | 〔即出〕 |
| 第三辑 | 十大贩毒案
十大诈骗案 | 〔即出〕 |
| 第四辑 | 十大间谍事件
十大出逃事件 | 〔待出〕 |
| 第五辑 | 十大空难
十大海难 | 〔待出〕 |



十大非常事件历史丛书第一辑

詹 笈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东海印刷厂（7214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0开本 6印张 18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册

ISBN 7-308-00273-X/K · 001

定价：1.90元

上篇 十大元首被刺案

拿破仑冤案.....	1
林肯被刺前后.....	13
三刺希特勒.....	20
“刀枪不入”的侯赛因.....	26
肯尼迪遇刺之谜.....	30
暗杀戴高乐.....	34
哈桑二世空中遇刺记.....	39
朴正熙血溅官井洞.....	43
萨达特之死.....	51
里根被刺案.....	60

下篇 十大恐怖事件

尼达尔血洗机场.....	64
丛林大屠杀.....	72
莫罗绑架案.....	78
地中海劫难记.....	85
秋光魔影.....	90
英·甘地血染总理府.....	96
铁夫人被炸.....	101
“彩虹勇士”号案件.....	105
将军遇险记.....	110
伦敦大绑架.....	114

目 录

136679/03

拿破仑冤案

黄昏，英国守备队降旗的炮声消隐了。拿破仑呼出一口气，一位医生盯着手表等他再呼吸，15秒过去了，然后是30秒，一分钟过去了。脉搏消逝了，拿破仑不复存在。

悲痛先降到了30岁的路易斯·麦恰德身上。他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在服侍拿破仑·波拿巴。在最后的恐怖日子里，这仆人的每一刻几乎都是在他病榻旁度过的。“在我死了之后，我要你解剖我的尸体。”拿破仑这样指示他的医生。尸体检查定于拿破仑死后的第一天下午，麦恰德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作准备工作。

尸检在台球间进行。拿破仑经常在这里摊开他心爱的地图，一次又一次地摆开作战的架势。皇帝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是朗伍德府邸的23个房间中最大最亮的。朗伍德是拿破仑同他的随员在圣汉勒拿岛居住的一幢阴暗沉闷的建筑。拿破仑的遗体被送进来，放在铺有布单的桌子上。

二点将近，人们静悄悄地走进房间。尸体解剖是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为什么一位刚过51岁的人的体力与精力会悄然逝去？拿破仑在流放其间一直慢慢地衰弱下来，流放者们将之归咎于圣汉勒拿岛的天气，指控英国政府有意让拿破仑死在那里。圣汉勒拿的总督哈德逊·劳埃先生非常担心会使他和他的政府难堪的任何事情。他曾将一名英国随军医生送上军事法庭，因为医生诊断拿破仑是患肝炎，而这是一种可归咎于岛上环境的疾病。

八个医生中有七个是英国人，他们都意识到他们的诊断所具有的政治意味，还有一个是弗兰西斯科·阿托玛克，31岁的科西嘉人，十九年来他一直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是拿破仑要求他做尸体检查的，英国医生在一旁观察。

尸检结束，医生们没能够对死因作出一致结论，八个人送上了四份不同的报告。阿托玛克认为是“癌性的”，英国医生发现是“向癌转变的硬性肿瘤”。这就使人们一直相信拿破仑是死于腹部癌症。虽然没有医生认为确实存在癌，但这样的结论已能够使哈德逊·劳埃和英国人摆脱责任。

英国医生的报告认为拿破仑的内脏比“自然形态的大”。这正是劳埃不想听到的。因为患病的内脏能证明拿破仑是由于圣汉勒拿的生活环境而死的观点。总督要求英国医生将报告中那些刺目的话删掉。医生们勉强同意了，但其中一人记下了发生的一切。

三天后，1821年5月9日，拿破仑被葬在圣汉勒拿岛的一个山谷里。18天后，他的随从们坐船前往英国，经过59天的海上旅行，7月25日，拿破仑遗嘱的执行人之一路易斯·麦恰德同另外两位遗嘱执行人会合，以宣读遗嘱。他们是曾当过王官御前大臣的亨利来坦·波泰特伯爵和查理斯·德斯坦·得·芒斯伦伯爵。在整个流放期间，他俩是同拿破仑待在一起的唯一两位官员。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俩是争夺拿破仑恩宠的竞争对手。最后芒斯伦伯爵占了上风。

遗嘱除了规定拿破仑的纪念物与私人财产的分配，而且特别提到了他的死。“我过早去世，是因为英国政治寡头与它的雇佣杀手的谋杀。”这与当时的公众观点是截然相对。

回到故乡的流放者看到平静的法国现状。对拿破仑依然有狂热的激情，但在波旁王朝复辟时登位的路易十八皇帝高压下，这种激情极少公开表露。这时，离拿破仑从第一次流放地厄尔巴岛回来轻易地推翻波旁王朝仅仅六年，如果拿破仑还活着，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在拿破仑流放圣汉勒拿岛时期，波旁王朝不断地搜寻拥护拿破仑的波拿巴密谋分子，但其中大多数纯属于乌虚有。

路易斯·麦恰德在阿瑟城定居。作为皇帝的主要仆从，他仍在为主人履行职责。他的一只衣箱里放着从死后的拿破仑头上剃下来的头发。麦恰德将一束束头发放在金奖章盒中，将之送给波拿巴家族的许多成员。为了保证不混入别的头发，他是一人关在屋子里干这些活的。

他自己也保存了一束头发，后来又将之同他的未出版的回忆录一起交给了他女儿。

新的证据

瑞典的哥德堡，是一个有近50万人口的城市。斯顿·福苏沃德住在它的市郊，他是个长着一头金发的瘦高个子。1955年的秋天，他刚过五十。福苏沃德有两门行业，一门是赖以生存的牙医诊治，还有生物学研究。他还对研究毒药的毒物学抱有强烈的兴趣。

每个走进他房间的人都会看到他在科学工作之外的兴趣。拿破仑时代的物品占据了起居间的主要位置。壁炉架上有一幅峨冠博带的皇帝的釉面肖像，在一面古式镶金大镜子前是留着长发的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年轻拿破仑的半身胸像，拿破仑骑马的塑像放在台钟上，酒柜里是一套饰有拿破仑个人徽号——蜜蜂的瓷器，墙上蚀刻的都是拿破仑时代的场面。

这天晚上，福苏沃德在阅读路易斯·麦恰德的回忆录，这是对圣汉勒拿岛生活的最后一份目击材料。麦恰德只是写给他女儿看的，他曾对女儿说：“这是为了向你显示皇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麦恰德的孙子，也就是他女儿的唯一孩子，允许这回忆录出版。回忆录的第二卷刚刚问世，它是有关在圣汉勒拿岛的岁月。

福苏沃德认为拿破仑失落权柄与英年早逝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专家们有关拿破仑死因的争论。医生与历史学家们不断地在提出众多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同样的尸检报告与目击解释基础上的。福苏沃德认为它们不可信，他不相信拿破仑死于癌症，但他也没有看见任何可与这种观点相对抗的决定性材料。也许，麦恰德能提供一一些新的证据。

福苏沃德阅读了麦恰德从1821年1月到5月的逐日记述，这是拿破仑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麦恰德用令人信服的简洁语言记叙了每一天中拿破仑的感觉，病人对自己症状的描述，他吃了什么，他对此的反应如何，拿破仑服药后的反应。

福苏沃德觉察到一种奇怪的现象：麦恰德说拿破仑是在嗜睡与失眠中反复，他的脚肿胀，抱怨“站不住”，以及这位濒死者服药后的反应。他沉思于这些症状，对毒药的

研究使他提出疑问：拿破仑是不是中毒了？这看上去不象是一剂毒药能奏效的。在尸检和病况目击报告中肯定会找到证据。在拿破仑时代，还有什么会比砒更能使谋杀慢慢地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呢？

嗜睡与失眠的交替，肿胀的腿脚、全身疲乏、增大的内脏，这些都被福苏沃德看作砒中毒的症状。

在拿破仑时期，砒在法国是相当普通的东西，它被称之为“遗产继承粉末”，因为它可以不动声色地除掉遗产继承的竞争对手。它无味道无刺激，很容易混在食品饮料中，它可以重复小剂量使用，在几个或几年时间里慢慢杀死受害者。

直到拿破仑死之后很久，这种慢性谋杀方法依然具有优势：它产生的症状同那些常见病症差不多，非常难以诊断。如果它同相当剂量的吐酒石与甘汞混合使用，在死者肚子里是找不到砒中毒的迹象的。这两种药是当时医生常开的方子，用以对付无可名状的疾病，因此，即使做了尸检，也无法发现。凶手让医生自己来结束受害者的生命。而拿破仑在最后的时刻确实服用了吐酒石与甘汞。慢性砒中毒的病人会出现肥胖，拿破仑在临终前确实变得越来越胖。腹部癌病只会使病人变得枯瘦憔悴。

福苏沃德只对妻子谈了这想法，然后就置诸脑后了。这毕竟不是他工作范围内的事，另外，别人也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任何病理学家或者毒物学家都会如此认为的”。

爱玩的皇帝

圣汉勒拿岛是葡萄牙人在1502年发现的，19世纪归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它离南非的开普敦2800公里，离南美2880公里，离英国6400公里，离它最近的亚森欣岛也有1120公里。圣汉勒拿岛的僻远是英国人将它作为拿破仑的第二个流放地的原因。

这个小岛长只有17公里，宽10公里，有4000人口，包括1000名守备队。拿破仑是1815年10月17日抵达该岛的，开始住在威廉·贝康博的客舍，他是海军军官，东印度公司的供货人。他的一家六口住在一个叫贝露斯的山中别墅里。几年后，拜茜·贝康博在伦敦出版了她对那段值得纪念的日子的回忆录。当时她15岁，拿破仑是她家的客人。

当时那种敬畏的感觉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目睹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人时，他正仪态高贵，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他的坐骑品种极佳，毛发乌黑，高傲地在街上漫步，我认为它无愧于做一匹几乎统治过整个欧洲的人的坐骑！

我从来没见过别人有如此出色的相貌，肖像能画出他的总的面貌，但他的微笑，他的眼神是没法挪到画布上去的，而主要是这些组成了拿破仑的魅力。

拿破仑看见的这个小姑娘是个红脸蛋、金头发的小美人，她瘦削的少女身材正变得日见丰满。她乱蓬蓬的头发上总戴一顶太阳帽，穿一件有缀边领的紧身胸衣，长到脚踝的内裤外面罩一件短裙。拿破仑非常讨厌这种时装。他后来告诉她，如果他统治这个岛，他就要禁止这种衣服。

离滑铁卢战役才四个月，这位垮台的统治者同岛上少女的友谊便与日俱增。它跨越了年龄与国籍的鸿沟，他俩发现他们享有共同的乐趣和爱好。

他来岛不久，有个小姑娘来访。这可怜的孩子听到过非常多的有关拿破仑的可怕故事，因此，在我告诉她拿破仑正要来到草地上，她惊惶失措地抱住我。而我也忘记了先前曾有过的恐怖，跑开去告诉拿破仑，让他到屋里来。拿破仑走到小姑娘跟前，用手

拉起自己的头发，晃悠着脑袋作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嘴里恶狠狠地吼叫。小女孩吓得发疯似地大喊。我母亲担心她会得歇斯底里症，连忙把她带出房间。拿破仑为自己的装神弄鬼得意得哈哈大笑。

拿破仑的官员与随从有充分理由忌妒甚至怨恨那位无拘无束的英国小姑娘。他们同皇帝的关系是由皇家规则严格确定的。除非受邀请，官员是不能到拿破仑跟前去的，不受邀请，他也不能落座。他必须称拿破仑为“我的陛下”。但这些规定对拜茜来说都不存在。她把她的新朋友称作“波尼”，这是拿破仑的姓波拿巴的昵称。

有一次，拜茜因为恶作剧而被她父亲关进了地窖。拿破仑因为能同她隔着窗户说话而感到极大的乐趣。他总能使拜茜乐不可支，他对她说：“你看，我们都是囚徒，你哭了，可我没哭。”

“你哭过的。”

“是的，哭过。但监狱依然存在，所以最好还是快快乐乐地住下去。”

拿破仑在贝露斯住了不到两个月便传来话：朗伍德住宅已准备好了。去那儿要沿着蜿蜒的大路往内陆走上7公里。

贝康博家的人大概一星期就要去一次朗伍德，拜茜就去看他称为“我的老伙伴”的拿破仑。她后来回忆说，尽管拿破仑先前的好玩劲儿鼓起过几回，但与在贝露斯相比，他更多的是处于精神压抑状态中。

单 根 头 发

自福苏沃德在路易斯·麦恰德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他认为拿破仑被毒死的证据后，一晃已经四年。在这期间，福苏沃德浏览了汗牛充栋的有关拿破仑的文章，寻找那不可避免的发现，但它却迟迟不露面。他终于意识到，如果要公布历史真相，除非由他自己来做。因为那些作者们既没提到砒的可能性，也没有提到麦恰德的新证据，好象那回忆录压根儿没出版过。

福苏沃德在他的三层楼上，用可以挤出的全部时间来研究他所谓的“拿破仑案”，他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尸体检查记录，弗朗西斯科·阿托玛克的笔记，麦恰德对拿破仑病情的逐日记述。福苏沃德发现在32种砒中毒症状中，有22种在拿破仑濒死的时期出现过。

但没有物质性证据，显然，要达到这一步就必须检验拿破仑身体中的砒。死后19年，拿破仑的遗体运回巴黎，躺在上面覆有重达35吨的磨光斑岩的坟墓中。要求法国当局挪开那大石板，以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来检查这位民族英雄是否中毒，一想到这念头，福苏沃德不由得忍俊不禁。

还有个机会，即检查拿破仑的头发。在拿破仑时期，名人们的一束头发是常见的纪念品。拿破仑的头发送过许多人。头发能揭示尸体的砒含量。

头发的分析方法发明已有几十年，但这种方法要有大量的头发：五克或者5000根。福苏沃德也许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一些头发，但希望找到5000根就如同将35吨的石板从皇帝墓上移开一样不可能。

1959年12月，事情有了突破。福苏沃德在哥德堡图书馆里的一份化学分析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用一根头发就能测定砒含量的新方法的文章。发明这种方法的人是汉米顿·史密斯博士，他是苏格兰格拉斯格大学法医系的科学家。

福苏沃德随即写信给皇帝的直系后代，拿破仑亲王。亲王回信了，邀请他去巴黎提出他想问的问题。1960年5月，福苏沃德偕妻子克兰丽特前去巴黎。

但他只碰到了王子的中间人，几天后，事情明显了，王子不想见他。福苏沃德转而求助于法国荣军军事博物馆指导委员会的前成员，巴黎地区拿破仑专家的领袖人物亨利·洛考卡先生，此人是麦恰德回忆录的编辑。

在洛考卡家里，福苏沃德概述了自己的理论，并谈了汉米顿·史密斯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我来的原因，我要找一根皇帝的头发。”

“我有一些，请跟我来。”洛考卡说。

他们走进洛考卡的私人博物馆，主人抽出一只口袋，里面放着从死后的拿破仑头上剃下的一束闪亮的红色头发。

洛考卡将口袋递给福苏沃德的妻子，她用镊子抽出一根，放进她丈夫张开的塑料袋里。“再拿一些，夫人，再拿！”主人催促她。但克兰丽特婉拒了，她丈夫在这种情形下也没坚持。这使他后来感到后悔了。

艰苦的流放

朗伍德不是个舒适的住处。屋子总是潮呼呼的，衣料很快发霉，墙上覆盖绿苔。最糟糕的是老鼠多得成灾。

不管从哪儿望出去，拿破仑看到的只有一派囚禁的场面。前面是个有500人驻扎的兵营，围着朗伍德围墙旁都是穿红外套的步哨，他们用信号旗随时传递拿破仑在何处的信号。在山峰的豁口处，他还能看到在水面游弋的五艘英国战舰。

拿破仑的最迫切愿望是使他的名字不让曾被统治过的世界忘掉。为此，他手下的流放者们渗透了控制记者进出岛屿的检查部门。拿破仑很少离开住处，但其他人常常去8公里之外的港口，他们同路过船只的水手混在一起，探听各种消息。尤其是那个黑黝黝的科西嘉人法伦塞契·西帕里那，他天不怕地不怕，自幼起就为波拿巴家族效力，另外，还有仆人路易斯·艾坦和桑-丹尼斯，他们负责往外偷送信息。

上午骑马之后，拿破仑有时便传唤他的医生贝利·欧米拉。起初，拿破仑认为无须欧米拉的医术，因为他身体没毛病。但欧米拉能告诉他外面的一些传闻。

午餐在拿破仑的房间11点开，如果天气好，就在花园里用餐。食品由拿破仑随身厨师在朗伍德的厨房里准备的，但他们不管上菜，这由路易斯·麦恰德负责，还有两位信得过的仆人做助手。拿破仑通常喝两杯加水的葡萄酒，这是他专用的名叫康斯坦的南非名贵酒，与他一起进餐的其他人则喝能弄到的任何廉价酒。

拿破仑想同他的官员们一起用午餐，但他们之间的无休止的争斗让他心烦。对他们说：“你们是这世界角落里的仅有的几个人，你们至少得互相爱护才是。”可这话没用。主要问题是官员们无所事事，工作太少，没法让每个人都各行其职。只有艾莫尔·德·勒斯凯伯爵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他是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也是拿破仑颐指气使的对象。他在拿破仑王朝的最后日子里投奔了皇帝，显然是想成为他的历史学家。

大司仪官波泰特之所以闷闷不乐是因为芒斯仑超过了他，他沉默寡言，一有可能就同家人待在一起。本来，应该由他来监管内务，但在他的高个子金发妻子芳尼的坚持下，他就没在朗伍德居住，因为芳尼希望同拿破仑保持一段距离。拿破仑一气之下，将内务管理权交给了举止优雅的卷发朝臣芒斯仑。

拜茜的父亲威廉姆·贝康博被任命为食品供应人使拿破仑放了心。他认定英国人希望他死，预料他们会想法将这希望变成现实。他也考虑到下毒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酒与咖啡中。但他很快就释然：“没有中毒危险，贝康博供应食品，而本地英国人欧米拉同帕莱顿忠厚老实，他们不会干这种事的。”

格莱斯格的会见

福苏沃德从巴黎回到瑞典后给在苏格兰的汉米顿·史密斯打电话，史密斯二话没说，当即同意检验头发。

福苏沃德小心翼翼地包好头发，用挂号寄到苏格兰，一个多月后，他得到了回音：

样品中的砷含量是百万分之10.38，这表明头发的主人遭受相当剂量的砷中毒。

人类头发中通常的砷含量是百万分之零点八。拿破仑死时的头发砷含量比通常的高13倍！

自我庆贺一番后，福苏沃德想到了以后的事，路还很长。他能料到怀疑者的声音：只有一次检测，而且样品也太小。也许这头发被污染了，也许砷来自环境中，也许这头发根本不是拿破仑的。

是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需要更多的头发，更多的测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同汉米顿当面谈一谈。

秋天，他飞往格莱斯格。坐在矮矮的沙发上，汉米顿向他解释了他的技术过程：称好头发，封进复乙二醇的容器里，然后将样品同一份标准砷溶液接受24小时的放射性处理。两个样品的比较就显示头发的砷含量。不幸的是，由于头发在检测过程中损毁，没法再做进一步的测验。

汉米顿·史密斯有一个问题：“您能否告诉我中毒的受害者是谁吗？”

福苏沃德一字一句地说：“头发是拿破仑一世皇帝的。”

史密斯的脸刷地利白，他知道这表明是英国人毒死了拿破仑。一个外国人把这滔天的罪行放在了英国身上。

现在轮到福苏沃德提问了：“这砷会来自外部环境吗？”

史密斯告诉了他一个新的进展：他能分段测定一根头发。这样，如果砷是从外界稳定地吸收进来的，头发的每一段将显示大致相续的含量。如果砷是以间歇地大剂量中毒的形式进入人体的，分析图中将出现缓缓跳跃的峰谷。由于头发每天长0.014英寸，就可能计算出两次高峰间的时间。

这样，通过分析头发就能测定拿破仑在特定时期服用的砷的剂量。然后将它同他濒死时的每日病况记录相对照，就能获得结论性的证据。

福苏沃德需要更多的头发。洛考卡给他过，他肯定还会给的。

1961年8月10日，在巴黎的法国军事博物馆历史部，福苏沃德提出了他的“拿破仑案”，与会人员包括两名随军医生与军队首席药剂师都默默地听着。他们对他的论文及其中表露出的同情都深感兴趣。洛考卡也十分友好地为他安排好两位法国专家检测拿破仑头发。但在检测开始前，洛考卡出人意外地收回了样品。

福苏沃德知道其中原因。法国人肯定已经想到接踵而至的问题了：谁是凶手？设法指责英国人自然不错，但根据圣汉勒拿岛的生活环境来看，英国人想毒死拿破仑而又不使其他随从身亡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避免的结论便是：伟大的法国英雄是被他亲信中的叛徒杀害的，这可是法国人不愿看到的情景。

据此，福苏沃德决定公开他那尚待完善的理论，告诉外界并祈望有人会带来更多的证据。在拿破仑的生前死后有几十束头发被人收藏，在现存的头发拥有者中肯定会有人为了科学与历史而献出几根头发。

“残酷的气候”

1816年7月11日，拿破仑同他的一名随员盖斯帕德·戈根特去看望阿尔宾娜·芒斯仑，芒斯仑夫人几周前刚生了个女儿。他们看见她正在看博林维勒侯爵夫人的故事。这是法国史上最著名的谋杀案之一。

路易十四王朝时期的1676年，侯爵夫人因用砒霜毒死父亲与两个兄弟而被判绞刑。临死前，她作了详尽的坦白。这坦白与她的两个从犯的坦白一起成为芒斯仑夫人正在看的书的素材。

这本书实际上是对怎样用最不易察觉的砒中毒方式杀人的详实叙述。伯爵夫人的谋杀对象的最早症状是头痛，食欲减退、呕吐、胸痛。中毒的伯爵夫人的丈夫诉说双脚无力、站立困难。

盖斯帕德·戈根特是拿破仑的随从官员中最不满的。勒斯凯有工作可作，波泰特与芒斯仑有妻儿作伴，但戈根特什么也没有。这个三十开外的粗壮黝黑的汉子充满热情与精力，却无处发泄。

拿破仑让他负责有十二匹马的马厩，但马夫干了活，他几乎用不了什么力气。他在朗伍德的平地上纵马飞奔，与人争吵，尤其是同芒斯仑。他还向拿破仑抱怨、怒气冲冲地说他没有女人。拿破仑斥责道：“咄！女人！你不想她们，你就不需要她们。象我这样！”但戈根特并不认为他的主人没有女人，他相信阿尔宾娜·芒斯仑就是拿破仑的情妇。有一次，他奇怪地瞥见阿尔宾娜去看拿破仑，当时皇帝在卧室里还没穿衣服呢！他将此事告诉她的丈夫，芒斯仑语无伦次地说：“我不知道，我没说没有。”

拿破仑的麻烦不在这里。他同1816年到任的新总督哈德逊·劳埃一开始就合不来。那惶恐不安的总督唯恐拿破仑会逃走，会在居民与守备队中煽动叛乱。为了对付这未必现实的计划，他发布了新规定，并重新实施被他的自信的前任置之老规定。

大多数规定是为了限制拿破仑同当地人的接触，同外界的联系。他觉察到了流放者通过检查部门递送消息与信件，便宣布，没得到他的允许，岛上居民同朗伍德里的任何人打交道都是犯罪行为。他缩小了拿破仑在没有人监护下骑马的区域，规定某个英国军官必须每天至少两次见到拿破仑。

拿破仑开始想使劳埃的强制性规定受挫，但未能成功，于是就把这些规定作为指责英国的根据。在骑马区域缩小后，拿破仑对他的医生欧米拉说，英国人将因为剥夺他的锻炼权利以图杀死他而面临指责，尽管他知道对方会把此话告诉总督。有个时期，他也取消了必须每天两次待在房间里以让英国军官看到的做法。

但是，拿破仑由于同劳埃不和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活动圈子进一步缩小，来访者寥寥无几。皇帝的健康状况也变坏，他向欧米拉抱怨痛风，“我的脚不听使唤”，他持续感冒，一见阳光就头痛，他的牙龈变得多孔苍白，稍碰一下就出血。欧米拉认为“残酷的气候”是这种复发症状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作不出别的解释。

完 全 一 致

福苏沃德、汉米顿·史密斯同另一位瑞典毒物专家安德斯·华生一起写了一篇详细介绍史密斯做的那次单根的头发表测试的文章，它发表在1961年10月14日出版的英国科学杂志《自然》上，文章将拿破仑称之为受害者。拿破仑专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全然指摘它的观点。这是在福苏沃德意料之中的。

文章发表刚两周，福苏沃德接到一位瑞士纺织厂主的电话。这位名叫克利突特·汉

列的人拥有一束拿破仑头发，这束头发原来是属于在拿破仑死后第一天给他剃头的仆人，吉恩—亚伯兰姆·诺凡兰兹的。复列很高兴能为测验提供一些头发，他亲自将它送到格莱斯格。

在等待汉米顿·史密斯的测验结果的同时，福苏沃德追溯了拿破仑生活的最后7个月的日程，从1820年九月他的健康迅速恶化到1821年5月5日他去世为止。他列出了由阿托马克医生、麦恰德和其他目击者所记述的拿破仑症状。工作完成后，这日程表已有几英尺长了。进入危险期的拿破仑症状并不是稳步均匀地恶化的，而是每隔一个恢复期就严重一次。在那七个月中，拿破仑遭受了四次严重的砷中毒。他在三月中旬稍见恢复，在此期间他完成了遗嘱。最后一次中毒是在四月，又过了两周，一切便结束了。

史密斯的测验报告是12月上旬送到的。他从那束头发里抽出了20根，根据切口，他能看到头发的一端是剃断而不是剪断的。这与路易斯·麦恰德的记述相符。史密斯先用老办法处理几根头发，用以测定砷的总含量，结果是百万分之3.27和3.75。这比人类头发的正常砷含量高4到5倍。

史密斯挑出两根较长的头发做分段测试。一根13厘米，一根9厘米。经过放射处理的头发固定在纸上，然后切成5毫米长的短段。再确定每一段的砷含量。13厘米的头发的砷含量显示2.8到51.2的齿形线迹，9厘米的那根低处是1.06，这比正常含量高不了多少，高处是11.00。史密斯在这两根头发上做了140次测试，测试线迹便是物质性证据。拿破仑不是误死于生活环境中的某种砷来源。

福苏沃德将连起来的日程纸条摊在地板上。他对照着史密斯的测试线迹，往回计算头发被切断之前的生长日期。头发上的每五毫米表示拿破仑的15天时间。福苏沃德将史密斯测试线迹上的峰谷同自己日程纸条上的症状复发期相比较，它们相合——头发中的砷高峰就是症状的复发期。

就在这时，新的证据又来了。他收到了一位叫丹妮·玛博尔·布鲁斯的澳大利亚人的信，她是拜茜·贝康博的外孙女。她也看到了《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丹妮拥有拿破仑在1818年4月16日送给拜茜的一束头发，当时她在告别圣汉勒拿岛之前最后一次去见拿破仑。丹妮给格莱斯勒的史密斯送去头发样品。

史密斯将其中两根切成三段一公分长的短段，分析结果表明砷含量是百万分之6.7到26，这是故意下毒的又一证据。根据拜茜的回忆录，头发是在拜茜最后一次访问朗伍德时剪下的。那么就可以排除凶手是后来才去岛上的可能，尤其是阿托马克医生，他是1819年后才去。

丹妮对测试结果非常高兴，她越加相信拿破仑是被谋杀的。威廉姆·贝康博当时就怀疑是下毒，这种观点已成为他们家族的传统。

分 别

拿破仑的健康状况在1817年向坏的方向转化。当年10月，他向欧米拉抱怨从来没有过的肋软骨下的钝痛。欧米拉认为可能是肝病。两周后，医生说拿破仑从未摆脱过身体右边的不适感。他的食欲减小，腿脚依然肿胀，尤其到了晚上。

看到过那时情形的拜茜后来回忆道：“目睹他那受疾病折磨的模样心里真难受。他的脸色蜡黄，眼囊肿垂，踝部的肿肉几乎从鞋帮上垂下来，他非常虚弱，如果不用一手支住桌子，另一手搭在仆人肩上，他都没法站立。我母亲观察后说：死神已在他的身体各处打上烙印。”

多次复发的症状使拿破仑又开始害怕中毒，尤其对酒中放毒的恐怖。六月，戈根特在拿破仑的酒中闻到一种奇怪的气味。戈根特劝告他不要独自一人喝他的酒，因为没人

敢毒死他们所有人，这会引来极大的注意。

拿破仑的健康只是他担心的问题之一。他的随从也在减少。1818年2月，郁郁不乐的盖斯帕德·戈根特走了，年轻力壮又血气方刚的戈根特忍受不了没有工作和女人的痛苦。他是拿破仑的四个官员中第二个走的，勒斯凯在1816年12月就离开了。戈根特同拿破仑最后到了怒目相向的地步，起因是因为芒斯仑。拿破仑说他可以随意对待任何随从。一气之下，戈根特以健康原因为由，决定离开圣汉勒拿岛。

二月下旬，拿破仑遭到了另一次更沉重的打击。正在用晚餐的西帕里那突然倒地，痛苦地扭动身躯，两天后就溘然去世。欧米拉说他是死于肠炎，因为西帕里那是仆人，因此没作尸体检查，也没有人对他的暴死提出疑问。

下个月，贝康博一家乘船离开圣汉勒拿，表面原因是贝康博夫人身体不好，实际上因为哈德逊·劳埃认为他们同拿破仑太友好了。威廉姆·贝康博的离开，使拿破仑失去很有价值的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也失去他在这英国殖民岛屿上唯一的朋友。

贝利·欧米拉是下一个离开的人。拿破仑对年轻医生的走非常遗憾，由于西帕里那去世和贝康博离去，欧米拉成了他仅有的几个外界情报来源之一。

一年后，阿尔宾娜·芒斯仑也离去，同她一起走的有他们的三个孩子。这样，就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她是否象戈根特坚持认为的那样是拿破仑的情妇？她在岛上生的女儿拿破兰是皇帝的孩子吗？不管她同拿破仑的关系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的离去使漫长的日子更加空空荡荡。

当拿破仑觉察到阿尔宾娜决心离开，便对她丈夫说他可以同她一起走，但芒斯仑拒绝了。现在，芒斯仑已成为拿破仑随从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他完全排挤了他的对手，郁郁寡欢的波泰特。波泰特也希望离开了。由于家眷的离去，芒斯仑能将全部时间都花在拿破仑身边，而且，他从来没抱怨过。

对怀疑者的回答

在调查“拿破仑案”中，福苏沃德碰到过许多关键性的提问，有些由怀疑者们提出，有些是他自己提出，它们是对他的拿破仑被毒死的观点的反驳和检验。1974年，他的研究终于完成了，他已有把握来回答这些提问了。

砷中断的证据是如此清楚，为什么没人在你之前作出诊断？

“为此我问过巴黎警方实验室的毒物学家亨利·格里芬。他本人也调查过许多砷中毒案件，他说医生们没有一次对砷中毒案作出过及时的正确诊断。因为它的症状与医生们非常熟悉的一些疾病的症状一样。显然，医生们都倾向于对疾病而不是对中毒作出诊断。”

但阿托玛克医生注意到这一点了，当时砷下毒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手法，为什么他没想到中毒？

“我们必须记住急性砷中毒与慢性砷中毒之间的区别。象拿破仑那样的慢性砷中毒的症状并不是当时的医生很了解的。实际上，慢性砷中毒的症状直到1930年才搞清楚。”

但那些现代的医生与历史学家为什么也没发现问题呢？

“在汉米顿发明并使用头发分析技术之前，没有有关拿破仑中毒的任何物质性证据。波泰特，尤其是路易斯·麦恰德的有关拿破仑最后日子的回忆录直到1949年和1955年才先后出版。没人提出过中毒问题，也就没有答案。

“所有最猛烈地抨击我的理论的人先前都写过书或文章提出过他们自己的理论。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毒物学家或病理学家反对我的观点，同样也没有犯罪学家或法医学家这样做，他们中间还有一些是我的支持者。”

您的批评者曾对头发来源提出疑问，我们怎么知道它们确实是皇帝的？

“我们从头发不寻常的外表和它的砷含量而知道它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人。这头发同对皇帝头发的描述相符。考虑到它们的来源，巴黎的洛考卡、瑞士的复列、澳大利亚的丹妮·玛博尔，再加上另外两位，他们散布世界各地，互不相识，如果头发是假的，那么某个人的头发就必须分送到这些人手中，这种可能性极小。”

中毒时间为什么这样长？为什么不用大剂量一下子弄死拿破仑？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让波旁王朝害怕的是什么。当然，他们害怕拿破仑，但他们更怕拿破仑运动。即使拿破仑尚在世时，一些反对波旁王朝的密谋者们求助拿破仑的儿子埃龙就甚于拿破仑本人。

“设想一下，正当阿尔托斯伯爵离波旁王权只剩咫尺之遥时，下令一下子毒死拿破仑，拿破仑肯定会被怀疑为中毒身死，尸体检查的结果就会揭示砷的存在。这样，波旁王朝面临的也许是公众的暴动。在拿破仑过去的部下的领导下，王朝将被摧毁。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使中毒的过程慢到使之看上去象是自然死亡。

“慢慢的中毒也能使拿破仑保持平静。另外，暗杀者也有自身考虑。如果发现皇帝是被毒死的，那么凶手是不愿意待在朗伍德的。在这种情形下，凶手会毫无疑问地被拿破仑的忠诚部下们撕成碎片，而不是不受怀疑地远走高飞。

收 紧 网 绳

现在，福苏沃德要揭开凶手的面具了。他已排除了那些并未住在朗伍德的嫌疑者，如果他们要毒死拿破仑，就不得不毒死朗伍德的所有就餐者。这就排除了英国人，还有波泰特。他也排除了不是整个流放时期都在岛上的人。因为头发表明，拿破仑在圣汉勒拿岛中毒了五年半，这又排除了勒凯斯、戈根特、欧米拉、阿尔宾娜、芒斯仑·西帕里那和阿托玛克医生。

通常的下毒方法是把砷放在食物与饮料里。司膳卜亚龙在整个流放期间都在朗伍德，他能容易地毒死拿破仑，但不光是拿破仑一人，因卜亚龙主管膳食准备工作，上菜是仆人干的，而卜亚龙并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拿破仑食用的。

那么另外三人呢：麦恰德、桑-丹尼斯和诺伏兹？后两人也可排除，因为他们没有一直伺候拿破仑。

这样，就存下两名嫌疑者了：芒斯仑和麦恰德，他们是拿破仑的最忠诚的随员。这颇具讽刺意味，却也相当自然：只有最忠诚的人才有执行暗杀使命而必需的长期接近拿破仑的机会。

福苏沃德调查这俩人的背景与去圣汉勒拿岛的动机。麦恰德成年后一直服侍拿破仑，他母亲也在拿破仑宫中当仆人。在拿破仑第一次流放期间，她去维也纳照看皇帝的儿子。麦恰德同他的家庭都与保皇党没联系，他跟随皇帝是很自然的。

芒斯仑来自贵族世家，他是名不打仗的军官。拿破仑曾拒绝提升芒斯仑，不同意他同阿尔宾娜结婚。并在后者结婚时开除了他。当拿破仑让位去了厄尔巴岛，芒斯仑就转向波旁王朝邀宠。

芒斯仑的继父赛诺维尔伯爵同路易十八的兄弟阿尔托斯关系密切。毫无疑问，通过这关系，芒斯仑在第一次波旁王朝复辟时当了将军。在任期间，他偷窃了5970法朗的士兵军饷而被起诉。这是重罪，但芒斯仑却未判刑。

芒斯仑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又出现在拿破仑的随员中。这个喜欢享乐的年轻贵族为什么要跟随无望的拿破仑？为什么他渴望去圣汉勒拿岛？为什么他要把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用在服侍一个他并不欠情的人上？

福苏沃德研究了芒斯仑在圣汉勒拿岛的行为。他拒绝对阿尔宾娜同拿破仑的亲昵举动作出反应，甚至在戈根特为此揶揄他时依然如此。他从未抱怨，从未要求离开。这种行为只有一种解释：芒斯仑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发出这道命令的肯定是阿尔托斯，他曾部署过其他暗杀拿破仑的行动。阿尔托斯也许明白无误地告诉过芒斯仑，如果他不接受任务，他要为偷窃罪而饱尝铁窗风味。

下毒的方法问题给福苏沃德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芒斯仑负责朗伍德的酒类供应，他掌握贮酒间的钥匙。运抵朗伍德的酒通常是桶装的，在装瓶之前，芒斯仑可以方便地将砒放入桶里。这种做法比在食物中放毒要安全得多。食物必须每次放毒，而在酒桶放毒可以确保拿破仑持续中毒几周或几个月，而且可以预定放毒量，因为拿破仑是位节制的饮酒者。

还有。拿破仑有一次将自己的一瓶酒作为礼物送给戈根特，而戈根特也发作了与拿破仑同样的症状。

1921年的头几个月，是拿破仑生命的最后阶段。此刻，凶手采用了杀人的“传统”方式。他让医生开了一些无毒的药方，但正是这些药方断送了已经被砒中毒弄得虚弱不堪的生命。

最后一击

1821年年初，拿破仑已是极度虚弱，遭受着剧烈的腹痛。在这一时期，芒斯仑多次通知总督哈德逊·劳埃：在拿破仑目前的病况下，阿托玛克已经无能为力，他希望巴黎派医生来。

阿托玛克在两方面对暗杀计划造成威胁，其一，他受过腹症医治训练，能比大多数医生更好地做尸体检验手术。其二，由于他是科西嘉人，他不会替英国和法国的君主政体效忠，对揭露中毒的真相不会有任何顾虑。由波旁王朝选择的医生来代替他就可以除掉这两大威胁。

让福苏沃德没法相信的是，拿破仑虽然知道阿尔托斯伯爵曾几次要暗杀他，却会同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由波旁王朝选择的医生手中。拿破仑担心英国医生会作祟，芒斯仑利用了这一点，便对劳埃说谎：拿破仑要一名法国医生。

2月中旬，拿破仑感觉稍好一些，但在下旬，病症又突然复发，猛烈的干咳、呕吐、不堪忍受的腹部灼痛。3月，在波泰特、芒斯仑和阿托玛克的催促下，皇帝服用了吐药。

那时的医生，希望用吐药引起的呕吐来使病人摆脱他们无法医治的病症。吐酒石是最普通的药物，它是锑的化合物，锑刺激肠膜以达到抑制正常的呕吐反射，这样，就保护了肠部，但肠胃也变得无法排斥毒素。

汉米顿测试了几根在拿破仑死后剃下的头发以确定其锑含量。结果表明锑的含量相当高；同样重要的是，逐段分析显示锑的含量随时期而不同，这是续用药，进一步使拿破仑肠胃衰弱的证据。

4月下旬，拿破仑饮用的甘草浆改为杏仁糖浆。杏仁糖浆是一种用甜杏仁做的饮料，通常加上苦杏仁以调味。苦杏仁本身是无害的，但若同甘汞结合，它便是致命的了。

在这个时期，拿破仑稍有好转，完成了他遗嘱的最后附录。月底，总督送来了一箱苦杏仁，这样，拿破仑的杏仁饮料成为了剧毒的致死药剂。

5月8日，哈德逊·劳埃派两名英国医生为拿破仑做检查，但芒斯仑不让他们见病人。他俩就建议让拿破仑服用甘汞泻药。阿托玛克大声反对，说这只能徒劳无益地折磨病人。但芒斯仑将英国医生叫到一边，继续商讨。最后，还是用了药。

甘汞在当时是奇药，同吐酒石一样，医生们拿它来对付没法用其他办法医治的病，尤其是便秘症。它本身并无毒性，若同苦杏仁结合，便是致命的。苦杏仁中有氢氰酸，它能将甘汞中的氯化物从情性汞中释发出来。受害者在服用它们之后，立即失去知觉，导致随意肌麻痹。本来，肠胃能够迅速驱除这些物质以防止中毒，但持续使用吐酒石使肠胃失去了这一功能。

拿破仑服用的甘汞达十粒，这是个疯狂的剂量。在当时，临床上只用一二粒，而且还是分成几小剂。拿破仑完全被摧毁了，他的大便变黑，这是肠胃出血与坏死的标志。两天后，5月5日下午5时49分，拿破仑死了。

拿破仑的证词

福苏沃德独自一人站在空墓穴前，山谷万籁俱静，皇帝被毒死的身躯在此躺了19年。在1974年6月的这一天，福苏沃德是墓地的唯一凭吊者。

他是一周到这儿的，明天就离开。这次旅行并不轻松。在某种程度，圣汉勒拿岛比拿破仑时期更难到达。由于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放，它失去了东方航线的停靠站地位。靠英国政府的大笔补贴，岛上的居民才定居下来。它没有机场，唯一的交通是来往于波列斯尔（英国城市）与开普敦的客轮。

福苏沃德默默地凝视墓石，思索回到了1840年。当时，拿破仑的遗体提供了他案子中的最后一个证据。

当年伊始，在逐渐高涨的波拿巴运动的压力下，路易一非力普国王决定给予拿破仑以遗体安放在塞纳河畔的荣誉，这是皇帝生前的愿望。所有曾同拿破仑流放的如今尚在世的人都被邀请陪伴他们主人的遗体去最后的安息地。

大多数人接受邀请来到圣汉勒拿岛的墓地，其中有：67岁的波泰特，年届80且双目失明的勒斯凯的儿子，同以前一样肝火旺盛的戈根特，还有40多岁的麦恰德，由于继承拿破仑的遗产，他已成为生活舒适的布尔乔亚。他同他的助手桑-丹尼斯和诺凡兰兹在一起。两位医生，欧米拉同阿托玛克都已去世。

芒斯仑不在那儿，他在监狱里。

同他的早年生涯一样，芒斯仑流放回来的生活依然是个谜。他继承了拿破仑的一百万法朗的遗产，这笔巨大的财富没过十年就挥霍殆尽。

1840年，芒斯仑依附了路易·拿破仑，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这年秋天，芒斯仑遵新主人的旨意，轻率地带领一支远征队从英国出发去征服法国。但法国军队预先得到情报，结果远征军被一网打尽。芒斯仑被判了20年，但只服了6年刑。13年后，他死了。没说过一句有关他的罪孽的话。

福苏沃德认为芒斯仑的不在场使他避免了难堪的场面。因为，当工人们在这里打开皇帝的棺材时，目睹这一场面的人们都意识到他们所见的景象的含义。拿破仑的遗体在尸检后未经防腐处理就放进了四层棺材，其中两层是金属的，当最里面的一层打开前，人们都预料会看到一副骷髅。

但是，拿破仑的遗体保存得相当好。他看上去似乎正安然入睡，他的面容比那些正看着他的人变化还要小。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就是砷。剧毒的砷能防止肌体分解，博物馆常用它来保存标本。如果某人是因慢性砷中毒而死，那么他的尸体的腐烂速度要慢得多。

福苏沃德抬起头，望着寂静的山谷，阵阵雾霭往空空如也的墓穴飘来，他对自己说：拿破仑的遗体是他自己被谋杀的无声证词。

（邵 播）

林肯被刺前后

1865年4月14日是耶稣殉难日。这天早晨，林肯同往常一样，7点钟就到白宫的办公室。他工作了一个小时，研究了南北战争停战以来从前线发回的报告，随后走出办公室，去和家人一起用早餐。

早餐后，他又回到办公室，突然想起了妻子给他的任务。他派人前去第十大街的福特剧院，通知剧院经理，他将同夫人前去看晚上的演出。格兰特将军也将前往。

在召开内阁会议前，格兰特告诉总统：晚上要失陪了，他同夫人要去新泽西看望在那里上学的女儿。其实，真正原因在于，格兰特夫人非常讨厌林肯夫人，由于第一夫人曾当着她的面大发脾气，她实在不愿见到她那副尊容。

会后，总统和夫人乘马车去兜风，他的心情显然不错，他对夫人说：“啊，我一生中从来没象今天这样快乐。”

夫人似乎预感到什么地问道：“记得不？我们的小儿子临死前你也有过这种感觉。”

直到林肯走向作战部，他好象还在想着妻子那句不祥的问话，他对警卫布鲁克说：“我相信有人要杀我，而且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成功的。”布鲁克听后一怔，说不上话来。

在作战部，总统要作战部长史坦顿派一个人陪同他和夫人前往“福特剧院”，史坦顿不同意他去剧院，认为不利于安全。但最后，他还是同意派亨利·里德·雷斯波恩少校去执行这个任务。

当然，总统还得有卫兵。布鲁克值白班，晚上接替他的是约翰·帕克。帕克是林肯夫人从华盛顿市警察局挑来的，但她对帕克并不十分了解，此人粗心大意，既不诚实又不可靠。曾因行为不端被警察局传讯过十多次。

那天下午，华盛顿的报纸都刊登了总统夫妇要去福特剧院看戏的消息。由于南军的罗伯特·李将军投降，加之总统光临，人们预料届时福特剧院将热闹非凡。

谋 划

这天中午，一个面容白晰的短须青年在得知总统看剧的消息后激动得浑身发抖。他同他的同伴的计划终于快要实现了。他们的行动方案就是在当晚刺杀林肯，还准备同时刺杀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华德。

此人叫约翰·威尔克斯·布什，26岁，演员，是著名的美国演员来尼叶斯·布鲁特斯·布什之子。